

有位「不一样」的店员

这家「不一样」的书店

康睿的画不仅摆在书店里，挂在校园教学楼中，还被做成书签、明信片、台历、抱枕等各种衍生品。他为北京冬奥创作的画，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冬奥志愿者帮忙捐赠给北京冬奥组委会，挂在办公区，让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都有机会看到

人们看到这些画，并了解到作者的故事时，难免会发出“自闭症人士都是天才！上天为他们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的感叹。但事实上，“自闭症群体中有文艺天赋的，和普通人群中的比例差不多，而且要经过更为艰难的长期训练”

本报记者尹平平

每逢周四，在北京外研书店咖啡厅点单的人，都会获得附赠的一张书签，上面绘有二十四节气图。送书签并不是为了提醒读者当日的节气，而是向他们介绍一位店员——书签上图案的作者康睿。

康睿今年23岁，入职外研书店已近4年，每周只有周四这天来书店上班。即使你恰巧这一天来逛书店，也不一定会见到他。康睿多数时间都在书店咖啡厅旁边的画室里，关着门画画。他的工作是书店举办的活动手绘海报，以及绘制书签、明信片等文创产品。

偶尔，他会突然冲出画室，到书店走廊或咖啡厅溜达。有一次，康睿径直走到一个正在安静读书喝咖啡的女大学生身旁，突然坐下，拉住她的手，大声问：“姐姐！你是哪年出生的？”女大学生吓得惊慌失措，她的男朋友怒不可遏。书店总经理付帅赶紧跑来道歉：“对不起！他是我们的店员，患有自闭症。他没有恶意，只是有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从那以后，每逢康睿来上班的周四，外研书店咖啡厅都会为客人赠送书签，并告诉对方：书签上手绘图案的作者，是我们店里的同事康睿。他是一位自闭症人士，有时行为稍微有点特殊，如果今天不慎打扰到您，请多包涵。

**如果毕业后只能回家，
“相当于被打回原形”**

康睿来北京外研书店正式上班之前，付帅只见过他的画，并没见过这个人。康睿作品的线条、色彩、明暗都恰到好处，给人亮丽又温暖的感觉。

付帅是在全国残障少年儿童艺术大赛获奖作品展览上看到康睿的画。他因协办赛事，与主办方之一的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康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金羽翼”）接洽。在与金羽翼创始人张军茹交流过程中，付帅才开始了解自闭症群体。

自闭症是一种先天的精神疾病，自闭症人士的面相与常人差异不大。随着近些年的科普和各方努力，已有很多社会机构开始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学习、康复等支持。“但难在他们成年之后”，张军茹看着上台领奖的几个男孩子，对付帅说。他们个子都在一米八左右，一副大小伙子模样，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目前社会和学校能为自闭症孩子提供的支持，多数到他们18岁成人为止。从学校毕业后，他们实际上无处可去。”张军茹说。

自闭症又被称为孤独症，这一群

体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交往障碍。他们难以理解他人的情绪反应，也难以根据社交场合调整自己的行为。对于自闭症人士来说，进入职场工作几乎难以想象。

张军茹印象很深，曾有一位她接触过的自闭症儿童，18岁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状况还不错。相对于学校，毕业回家后封闭的环境让他感到不适。刚开始，他还每天下楼散步，但控制不住情绪时会打人。因为打伤了小区里的保安，家人不敢再让他出门。他的病情每况愈下，甚至不再说话。

虽然自闭症群体不善于社会交往，但他们也渴望走出家门。社会各界对自闭症儿童的支持和扶助，目的都是帮助这些深陷孤独的孩子学会与外界接触，适应社会生活。可是由于他们成年后往往在社会中无处容身，只能回到家里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相当于被打回原形”。与这个特殊群体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张军茹特别遗憾。

康睿自12岁起到“金羽翼”学画画，张军茹看着他从小成长为青年，绘画水平越来越高。他们也创造了很多机会，带康睿到世界各地参加画展和文化交流活动。眼瞅着康睿即将离开校园，离开“金羽翼”等各界为自闭症少儿开办的社会机构，等待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张军茹甚至有点不敢想。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付帅觉得自己也许能帮到康睿，康睿说不定也能帮到书店——一直以来，付帅都很希望能有位会画画的店员，为书店举办的读书分享会等活动手绘海报。

付帅特别喜欢一本名为《今日店休》的书，作者坂本健一终生在日本大阪经营一家名为青空书房的旧书店。后因年老体衰每周择日休店时，坂本先生总是手绘海报告知读者。除了休店信息，他还会在海报上写下他对书的眷恋，画出对人生四时的温暖感慨。久而久之，海报本身也成了青空书房的文化符号。

付帅从中感受到一种书店独特的温度。看了康睿的画，付帅也觉得



左图：金羽翼画室内存放的自闭症孩子们的画。右图：康睿在北京外研书店中他的专属画室里画画。



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许他就是自己一直想找的人，就主动提出请康睿来书店工作。

“我要上班了，新生活开始了”

首先认为不可行的是康睿的妈妈。虽然她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工作机会喜出望外，可她太了解康睿了，她担心儿子不能胜任。

付帅约康睿妈妈见面，想多了解些情况，可康睿妈妈提出的问题更多：

“书店往来的人很杂，康睿频繁见到陌生人，紧张害怕怎么办？”——“我们会专门分配一个画室，让他单独在里面画画。”

“康睿坐不住，没有办法坚持天天上班怎么办？”——“可以一周来一天，其他时间由你们自行协调，只要把安排的绘画工作按时完成就可以。”

“书店工作人员没有和自闭症群体接触的经验，遇到不可控的情况，耽误书店正常营业怎么办？”——“我们确实不懂，你可以陪康睿一起来上班，我们一起跟他沟通交流。”

“书店环境安静，如果康睿控制不住突然兴奋大叫，或者跑来跑去，打扰到读者怎么办？”——“我们会想办法和读者去解释。”

……

这些疑虑付帅都一一给出答案，他坚持要提供这份工作给康睿：“这样不光让康睿能接触社会，也让社会能接触到他，认识他们这个群体。如果大家接触机会都没有，哪来的理解和包容？书店是文化的展示窗口，更是文明的展示窗口。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融入的机会。”

康睿妈妈也再想不到什么理由，能拒绝儿子的这个工作机会。2018年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当天，康睿正式成为这家书店的一名店员，书店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入职仪式。

康睿入职时送给书店一幅画：花红柳绿、蓝天白云，有鸟在彩虹顶端翱翔。画面上还有一个男孩穿着洁白的衬衫打着领带挎着包，那是康睿画的自己。旁边还写着“我要上班了，新生活开始了”。付帅把这幅充满童趣的画装裱起来，挂在书店为康睿准备的画室里。

“其实，他并不理解什么是上班。”康睿妈妈告诉记者，“这都是我让他画的。我告诉他画一些好看的东西，能表达出你高兴的东西。然后盯着他画。不然，他画鸟的时候，永远要在鸟下面画一坨屎，我也不知道为什

么。”

但大家都能看出来，康睿来上班确实很高兴。“每周四说要去书店工作，他特别兴奋，一大早催着我赶紧穿大衣出门。”康睿的妈妈又说，“康睿尤其喜欢去书店的儿童阅读区。画画累了，他常去那个区域看书。”而康睿妈妈曾隐隐担心过的职场霸凌，从没有发生过。

付帅庆幸康睿的妈妈陪儿子一起来上班。康睿突然高声喊叫和跑去打扰读者的情况，发生得并不多，店员们主要苦于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流，往往要靠康睿妈妈从中“翻译”。

康睿不是总能听明白同事们在说什么，或者根本听不进去。更多的时候，他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或开怀大笑。店里安排任务只能交代给他的妈妈，由妈妈督促他完成。

说服康睿按要求画画需要一定的时间，让他明白要画的内容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画画本身更需要时间。显然，这样不如自己随心所欲地画他喜欢的西游记、喜羊羊与灰太狼自由，康睿有时也会焦虑，甚至会拖延。

北京外研书店隶属于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80周年，康睿要在校庆活动前画出一套学校的风景画，挂在庆典活动现场，并制作成明信片赠送给返校参加活动的校友们。这套明信片，康睿用了好几个月时间才画完。

那段时间，他经常攥着拳头高声念叨：“北外80周年！北外80周年！北外80周年！”嘴里一边说着，一边用很快的步伐在屋里绕圈，无法坐在桌前安心画画。康睿妈妈解释说，他其实不擅长画这些，又知道这是不得不画的工作任务，会感到有压力。

他并不是绘画天才，只是在模仿

康睿的画不仅摆在书店里，还挂在校园教学楼中。他为北京冬奥创作的画，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冬奥志愿者帮忙捐赠给北京冬奥组委会，挂在办公区，让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都有机会看到。康睿的画还被做成书签、明信片、台历、抱枕等各种衍生品。

人们看到这些画，并了解到作者的故事时，难免会发出“自闭症人士都是天才！上天为他们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的感叹。但张军茹却摇头说，“自闭症群体中有文艺天赋的，和普通人群中的比例差不多，而且要经过更为艰难的长期训

练。”

5岁时，康睿连笔都握不住。帮他进行感觉统合训练的特教老师告诉康睿妈妈，自闭症儿童的感觉特别敏感，对常人来说用手触碰东西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他们却显得格外刺激。康睿妈妈就每天用小毛刷为儿子轻轻地刷手掌，教他捏一些有钝刺的塑胶球。持续了一段时间，才帮康睿实现手部的脱敏。

12岁左右，康睿刚到“金羽翼”学画画时，连画个圆都很吃力。陪着他上课的爸爸，只当儿子出门有个去处，从没奢望过他能画出什么名堂，更没有想到未来有一天，康睿还能靠画画获得一份工作。

虽然康睿很少用言语表达，绘画老师汪俊俊从他的画中仍能看出来，他逐渐在一些明暗等细节有了自己的想法。即使如此，他只能照着物体或照片模仿，而不是凭想象创作。

康睿擅长画风景和静物，他画的人物总是模样古怪。康睿妈妈分析，可能因为他眼中的人脸和常人看到的人脸不同。康睿画的人总是没有下巴，他自己擦嘴洗脸也从不用手擦脸，仿佛根本没有长。

画画带来的荣誉和积极反馈会让康睿高兴，但真正促使他完成绘画任务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成就感，而是妈妈的许诺。“小时候答应画完给他买点什么东西，后来是要给他点好吃的。”康睿妈妈笑着说，“现在好吃的也吃不下了。一般都是得答应他，画完一个大活儿，带他出远门玩一趟。”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康睿妈妈不仅要陪伴康睿上下班，帮他“翻译”工作内容，还要兑现对他的各种许诺。生活忙碌又紧张，康睿妈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对于他们娘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更让人欣慰的了。

妈妈的眼泪当场流了下来。从康睿出生开始，妈妈就再也未能上班，陪着康睿孤单又艰难地成长。

很长一段时间内，康睿爸爸因受不了旁人对自己异常举动的侧目和议论，没办法独自带他出门。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康睿是感受不到这些的，除非直接的冲突才会刺激到他。康睿妈妈也不是始终坚强，直到近些年那些异样的眼神少了，理解的声音多了，她也终于“免疫”了。

康睿确诊自闭症后，一直就读于特殊教育学校。北京市健翔学校的教师米洁是康睿曾经的班主任。她告诉记者，进入高中阶段后，学校会教自闭症的孩子们打理酒店床铺、烘焙面包、超市收银等具体的职业技能，康睿他们多少都能学会些。但无论学校多用心，也只能教到他们18岁，毕业后怎么办？学校实在管不了那么远。

自闭症人士肢体健全，精神残疾，鲜有治愈。当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社会对他们会更宽容友爱。待他们年龄增长到20岁左右，虽然身体已经成年，精神上仍然是个三五岁的小孩子，甚至还不如。一般人难以识别，只会单纯认为他们有精神疾病，避之不及，而少了那份对孩子的怜爱。

付帅的女儿正在上小学，回想起女儿幼儿阶段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能理解康睿的行为举止。“就当他是小孩子嘛！”他总对周围人说。可当康睿在书店担任付帅，滔滔不绝地跟他讲自己最爱看的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根本停不下来时，付帅也会有点吃不消。

张军茹很清楚，雇一个自闭症员工，对多数企业来说都是不划算的。“你要为他提供额外的空间、设备，尤其是人力去照顾他们。但是对于自闭症群体的家庭来说，这份工作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长们不是指望他们靠这份工作挣钱自立，而是看到这个特殊群体有了被社会接纳融合的希望。”

因为自闭症人士生活难以自理，终生都需要家人照顾，他们的父母最害怕的是自己衰老。“我们多活一天，就能多照顾他一天。”康睿爸爸越是这么说，越是担心孩子的未来，毕竟他和康睿妈妈头发都已花白。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付帅会担心他因为工作调动，没办法一直像现在这样关照康睿。好在所有店里的员工都把康睿当成自己的家人那样守护。虽然不知道自己将在哪里退休，但是付帅希望康睿能在书店退休，把书店始终当成另一个家。

一个乡村“土教练”和15个滑冰少年的“跨省”情缘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邹俭朴）每日跨省往返，两天一次核酸检测，这是“土教练”陈波的冬季生活节奏。每个清晨，当他驾车驶上黑龙江省讷河市至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的跨江（嫩江）大桥时，一种“回家”的温馨感油然而生。

桥的那边，15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孩子正在冰场上等他。

陈波与孩子共同的“家”，是莫旗名将冰雪轮滑俱乐部。在春节前举办的呼伦贝尔市第四届冬季运动会上，旗里征召陈波带着“名将”的队员参赛。8岁的鄂温克族男孩涂锴润作为速度滑冰男子组500

米项目的最小选手，取得了第10名的成绩。半年前，在同龄孩子的较量中，涂锴润获得呼伦贝尔市青少年速度轮滑锦标赛男子丁组300米个人计时赛的冠军，一战成名。那时，他接触滑冰和轮滑运动才一年时间。

“开始只是为了让孩子强身健体，没想到遇到一个特别负责的教练，取得现在的成绩，我们特别欣慰。”涂锴润的母亲张书云说，孩子小时候身体素质低，还比较瘦小，自从学会滑冰后，身体素质显著提升，协调性和爆发力明显增强。

“比赛场馆的冰面好光滑，上面都没有‘棱’，莫旗要是有这样的场地就

好了。”这是涂锴润和小伙伴对于呼伦贝尔市第四届冬奥会的最深印象。由于没上过专业室内冰场，许多县城来参赛的孩子，纷纷在赛道上摔倒。缺标准场地，是摆在陈波等基层教练和滑冰小将面前的巨大难题。

“其实我们现在训练的冰场条件已经好多了，原先只能在一个冰冻的湖上训练，每天得等滑冰爱好者滑完我们才能上去，天寒地冻的，孩子们冻得直哆嗦。后来由棍球中心把外场借给我们，才有了单独训练场地，虽然自己浇筑的冰场肯定不如专业场馆，但孩子们都很知足。”陈波说，他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孩子们的家长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后勤”团队，不仅

帮忙浇冰、扫雪，还自费给场地做了防风围挡。“在这个边远的小县城里，家长能有这么高的意识，如此支持滑冰运动，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教练的辛苦和负责大家都看在眼里，非训练日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孩子想要训练，他也会从江对岸跑来陪练。有这样的教练，我们家长帮忙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应该的。”队员家长黄冬冬说。

为了让孩子少挨冻，陈波经常饿着肚子利用中午时间给孩子训练。有时候，他会一个人默默地给10多个孩子磨冰刀……训练日每天跨省奔波确实很疲劳，尤其是因为疫情，

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得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疫情严重的时候，为了避免频繁流动给孩子们带来风险，他就住在一个家长提供的车库里，每次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即便这样，他也从未想过放弃。

莫旗民族众多，体育人才辈出，素有“曲棍球之乡”的美誉，多种体育活动在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莫旗孩子基因中的运动天赋和意志品格让陈波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这里的孩子淳朴、坚韧、爱运动、能吃苦，因为他们，我内心的激情再度被点燃。”陈波说，孩子们不服输的劲头，深深感染着他。

陈波生长在农村，从小就热爱滑

冰，也一直坚持训练，但家里条件不允许他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后来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一直把她培养进了职业队，完成了多年的夙愿。陈波表示，女儿成为职业选手后，他已到中年，本以为梦想该落幕了，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些孩子后，他才意识到，梦想可能刚刚启程。

“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这群边远地区的孩子带好，甚至带出去，他们当中有好苗子，只是缺乏系统训练和机遇，希望借助全国的冰雪运动热潮，能让他们有朝一日走上更大舞台，去展现更好更强的自己。”陈波说。